

原名《法医可可》

案件调查录 1

安澜悠然

-著-

震撼！

惊险！

真实！

独家番外放送，另有1000册
作者亲笔签名书随机发售！

在罪案调查的路上，拼的是烧脑和勇气

比罪犯**晚**一步到达现场

比罪犯**先**一步找到真相

剖开尸体和血肉，剖开人心和现实

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，因真实而残忍，因现实而慎入

匪出版社

案件调查录 1

安澜悠然
—著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案件调查录. 1 / 安澜悠然著. -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496-0862-1

I. ①案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 第 033905 号

案件调查录 1

作 者 / 安澜悠然

责任编辑 / 熊 勇

装帧设计 / 百丰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 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/ 18

字 数 / 250 千

ISBN 978-7-5496-0862-1

定 价 / 36.80 元

目 录

第一季 黑色蝴蝶

- 01 你为谁而来 / 003
- 02 羊肉串思考方程式 / 013
- 03 车祸与自杀 / 017
- 04 危险由内而外 / 021
- 05 死神擦肩而去 / 028
- 06 袭击 / 032
- 07 夜安静 / 037
- 08 徐丽 / 041
- 09 梦见 / 045
- 10 回放的录像 / 054
- 11 生死对质 / 058
- 12 不准追查 / 061
- 13 曲线救国 / 065
- 14 苏晓哲的绝地反击 / 070
- 15 热的血，寸步难行 / 074
- 16 公之于众的证据 / 078
- 17 轩然大波 / 082
- 18 站出来，用真相站出来 / 086

- 01 紫檀木盒 / 093
- 02 对不起，姐姐 / 097
- 03 脸上有白斑的男人 / 103
- 04 第三个人 / 107
- 05 能确定的唯一 / 112
- 06 暧昧、亲情、友情 / 117
- 07 心中的对错 / 122
- 08 吃饭开会 / 128
- 09 黑猫 / 131
- 10 墓地朝阳 / 135
- 11 感情、觉醒 / 140
- 12 模糊的宣言 / 144
- 13 犯罪心理分析师 / 148
- 14 舒适区 / 152
- 15 莫名好感 / 156
- 16 前奏曲 / 159
- 17 比鬼魅更恐怖的 / 163
- 18 蹲守在家门口的黑猫 / 167
- 19 清晨的讽刺 / 172
- 20 信念 / 176
- 21 狠绝的心 / 180
- 22 大绉脸青青 / 185
- 23 模拟试验 / 188
- 24 指纹 / 193
- 25 面对的情绪 / 197
- 26 无声的炫耀 / 203
- 27 最后的预感 / 208
- 28 彻骨寒意 / 212
- 29 我心疼的，是你 / 227

第三季
亲密杀戮

- 01 大雨中的案 / 237
- 02 未婚夫 / 241
- 03 半月凹痕 / 245
- 04 雨伞与预感 / 249
- 05 揭穿谎言的时间 / 253
- 06 对错无谓 / 257

番外
火色日记本

- 01 土匪气的男人 / 263
- 02 烧焦的尸体 / 265
- 03 夜入别墅 / 270
- 04 火红色的日记本 / 273
- 05 地下恋人 / 276
- 06 爱与仇恨的结尾 / 280

第一季

黑色蝴蝶



01 你为谁而来

摇摆的地铁车厢，女人抱着孩子在轻声交谈，老人坐在座位上眯眼休息，几个年轻人在车厢中安静地站着，随着车身微微摇动。

突然站着的一个女子回过身，对另一个男人道：“还给我。”

男人一脸莫名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从我身上摸走的皮夹子。”

“神经病，谁拿过你的什么……”男人边说边转身想离去，刚跨出去两步，就被突然绊倒，等回过神的时候，已经被狠狠地压在地上，身上是刚才那个女人。当他回过神来想发飙时，猛地发现自己脖子上凉凉的，一把小巧的手术刀被架在脖子上，顺着凛冽的刀光看见的是女人清冷的目光。

车厢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吓呆了。

女人无视周围的氛围，骑压在男人的身上，右手上的手术刀紧逼在男人的颈项上，左手在他身上开始搜索。看到男人微微动了一下，她微笑道：“颈动脉放血的话只需要五分钟就会去见上帝，放心，到时我会负责把你送到太平间去。”

男人头上开始冒出冷汗。

车厢里，年轻母亲带着孩子开始悄无声息地往过道移动。老人哆哆嗦嗦，开始摸挂在脖子上的手机，准备报警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又一个颜色各异的皮夹被女人从他身上的暗口袋里掏出来。

“你出门带的皮夹不少啊？”女人温柔笑道。



车厢里传来阵阵窃窃私语。

当女人摸出一只咖啡色的小皮夹时，似乎是满足地笑了笑。对依旧压在身下的男人说：“谢谢你替我保管了皮夹十分钟，”一边说一边把手术刀在男人的脖子上轻轻地滑动着，“还有，欢迎你去报警，你可以直接去市刑警大队，报完警还可以来找我玩，我的办公室就在刑警大队四楼最西面，法医科验尸房。”

她微笑着欣赏了一下男人石化的表情，轻轻起身，拍拍衣服上的灰，瞬间恢复了脸上的冷冽：“滚吧。”

所有人都愣在那里，地上的男人扫视着车厢里神色各异的人群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紫。过了几秒，地铁门打开时，男人以狼狈而迅速的姿态冲了出去。

车厢里异常的安静，每个人都在对自己说：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没发生。

突然响起一阵“小邋遢……真呀真邋遢……邋遢大王就是他……”手机铃声，人群壮着胆子随音乐看去，还是那个女子，旁若无人，接起电话。

“……哈啊？知道了，你把那个谁，呃……那个长得很像黑猫警长的刑警队长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……啊对就是他，手机号发给我，我打电话通知他这个噩耗。”

市里昨天又开会施压，对最近一系列刑事案件要求限期做出进展来，搞得周大缙几乎一夜没睡，上午半梦半醒爬回队长办公室，刚泡了杯茶准备拉上窗帘玩会儿失踪，口袋里电话就响了。怀揣着玩失踪就要玩得敬业一点的想法任由手机响了三回合后，刑警队长终于放弃了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接起电话一边开始喝茶。

“恭喜你周队长，你送来的无头女尸昨晚自己爬起来出去玩了。”

噗，大缙一口茶喷了一半……

“你……谁？”

“法医科，浔可然。”

周大缙愣了愣，想起了这个人。据说是退休的老法医唯一真传的徒弟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姑娘，却做着全公安局最没人敢得罪的法医。他脑子飞

转：她就来了几个月，老子得罪过她？

“那个……得……法医，我不太明白。”

“我十五分钟后到解剖室。”

那头的电话已经挂断，这头的周大缙开始头疼。

合上电话，得可然有点恼，横扫车厢一眼，暗自道，今天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，乱七八糟。居然敢偷刑警大队验尸房里的尸体，哼哼，管你是活的死的，我们走着瞧。

车厢里的人突然都有种冷风阵阵的错觉……

尸体很快就找到，不知是谁在处理书上写的“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，送火化”的字样，结果尸体早上就被勤劳负责的同事送去了殡仪馆，周大缙两个电话截住。看到接回来的尸体又有点恼火，因为很明显，这具女尸有个头。

“得法医，我记得你电话里和我说的是无头女尸。”大缙跟着得可然进了验尸房。

“哦，无头小姐在64号柜里，你想她了？”得可然悠悠道。

大缙有点胸闷：“那这具身体不成形的女尸是哪个案子的？”

“酒后肇事案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是交通局那里托我们帮的忙啦。”法医科的助手晓哲从外面走了进来，“我早上过来准备开始检查她，发现她居然不见了，就给得姐打了电话，对了，”晓哲示意手中的处理本，“这上面这句‘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，送火化’不是我写的，是得姐你写的吗？”

得可然接过处理本，看着皱起了眉：“不是我。”

几个人互相交换了眼色。

大缙微笑：“这下有趣了。”

“什么有趣了啊老大？”一个年轻人从验尸房门口探出头来，问道。

“想知道就滚进来，别在门口鬼鬼祟祟丢我的脸。”大缙吼道。

门口的年轻人磨蹭进来，得可然看到他眼神一直瞟向天花板，估计是害



怕尸体，笑道：“原来怕死人的也能当刑警啊？”

“谁说我怕！”

“得了，别逞能了，这里个个都比你胆子大。”大缙摇头，“这小子叫白翎，新来的，叫他小白。”

“老大，我不小了……”白翎嘀咕了一句，把视线从天花板上降下来，一眼就看到了验尸台，呃……转而看地砖的颜色。

浔可然继续看着处理本皱眉。

大缙看向白翎：“你查得怎么样？”

白翎一边数着地砖的数量一边说：“殡仪馆那里说昨晚就是这间验尸房里的座机号，有个男人打电话通知他们来运走尸体的，保卫科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处理本上写得很清楚，要求送火化，所以就放走了。”

“男人声音？”

“对。”

大缙看向法医助理晓哲。

晓哲忙道：“不是我，我昨晚还在郊区的大学城呢，早上乘校车来的市区。”

“法医科还有别的有权处理尸体去向的男人吗？”大缙问。

“处理尸体的事就我和浔姐，还有两位老师，一个去别的省市帮忙复检悬案了，一个去国外开研讨会了，下个月才回来。还有个打扫卫生的老伯也有可能。”晓哲说。

“不是卫生伯，”浔可然抬头，“处理本上的字迹比较有力，不是卫生伯的年纪写的，整句话写得很流畅，字与字中间几乎都连笔，这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，卫生伯也六十多岁了，不太可能，最后几个字比前面明显要潦草，说明他越写越急躁，这个人胆子不小，晓哲，你早上碰过桌上的电话没？”

晓哲摇头。

“去采电话上的指纹和唾液，这小子也许会蠢到留下痕迹，就算和罪犯库里的DNA对不上，也可以保留，以后抓住他时做对比。”

晓哲恍然大悟，去拿工具。

大缙盯着验尸台上的尸体思考着，说：“会不会那人是把46号和64号

柜弄错了，其实他想要毁掉的是那具无头女尸？”

“对哦！”白翎跟着叫道，“毕竟无头女尸是个轰动的案子！上头和媒体都盯得紧呢。”

浔可然合上处理本：“不排除这种可能吧，但是既然尸体没有头，说明罪犯已经把留在尸体上对自己不利的明显证据去掉了，有时间把头砍掉，一般来说，表明他对头以外的并不在意，为什么现在又来做这种容易露马脚的毁尸行为？”浔可然虽然皱眉，但还是一边说着一边把64号无头女尸的抽屉拉出来。

左边，是身份不明，无头，除此以外身上毫无伤痕的64号女尸。

右边，是由于交通肇事，下半身被车轮碾过不成形的46号女尸。

半夜在验尸房里动手脚，小子，你为谁而来？

转身走到大缙他们面前，浔可然一脸天真地问道：“如果有人半夜闯进你办公室，在你的办公桌边撒尿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揍扁他！”小白不假思索。

大缙赏了他一个爆栗子：“浔法医，不管这事究竟是冲着谁或者什么原因，我保证会将它作为我们队现在的首要事件去清查，同时增加你这里的保安，请你放心。”

浔可然点点头，转过走开，“活的保安就不用了，我这里有死的也能用。”

……只一瞬间，大缙和白翎觉得很冷。

中午时分，刑警队的食堂里纷纷攘攘，晒着阳光的座位上，浔可然一个人安静地喝着东西。刚来刑警队的时候，由于这里男女比例失调，而浔可然是一个二十刚出头一眼看起来很可爱的丫头，每当她中午出现在食堂，总有各个部门的男人以各种奇怪的理由在她身边坐下。浔可然觉得好笑，常常温柔地将食物与尸体解剖联系在一起开玩笑，让周围的人食不下咽，渐渐地，男人们就消失了。得到安静的她很满足，每天中午都赖在食堂的玻璃阳光下，发呆一阵。

对面的位子上压下一个黑乎乎的身影，浔可然抬头，看见周大缙胡子拉碴的脸。



“杂草丛生。”浔可然说。

“什么？”大缙茫然。

“没什么，我说阳光明媚。”浔可然撇撇嘴，“队长大人，现在是午休时间。”

言下之意，滚远一点。

周大缙笑笑，开始摸烟，抬头发现对面的丫头抬手，指着墙上的禁烟标志，愣了愣，把烟收了回去。

浔可然微笑，算你识相。

“什么味道？好香。”大缙瞄上了浔可然面前的一杯可可饮料。

还没等她开口，大缙就伸手把她的杯子拿走，一股香甜的朱古力味飘散开来，在阳光跳跃下闪烁着奇异的温暖。

大缙笑道，“原来是个爱喝可可的小朋友。以后就叫你可可吧！”

可可蹭地站起，将杯子夺回，转身迅速离去。

大缙忍不住笑起来，他看见她有点脸红。

一个人闷笑完才想起，老子是来问无头女尸的尸检报告的。

白翎中午吃了美味的鸡公煲，回到办公室打了个很响的饱嗝，准备开始和侵占地球的恶势力瞌睡虫进行殊死战斗。

大缙刚踏进办公室就看到像斗鸡一样气势昂扬的小白。

大缙微笑招手，温柔道：“小白。去，到浔法医那里催一下无头女尸的验尸报告。”

小白伸懒腰的姿势瞬间石化。

鸡冠耷拉，斗鸡勇士小白向着验尸房磨蹭步伐。

不知哪个开着的旧收音机里在唱京剧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呀……”

走到法医科门口，小白看到个穿着保安服的人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：嘿，保安科的人来的还真快。小白这才壮起胆走过去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，正想招呼着，突然发觉保安的帽檐下，居然是雪白的骷髅头。

小白和没有眼睛的骷髅对视两秒。

“哇……”

法医科门打开了，可可微笑着靠在门上，看着吓得魂不附体的小白。

“浔……浔……浔……”小白努力回魂中。

“教学用的骨骼标本，警报效果不错，”可可评价，“报告快好了，进来吧。”

小白深度石化中。

白翎带着支离破碎的心跟着浔可然进了验尸房，呼吸，一股香甜的可可味飘散在空气中，顿时让他心情舒缓下来。

“这么喜欢尸体的味道？”可可揶揄。

小白摇头，摇头，摇头。

“来，这个给你。”可可将一份报告书交给小白，“你们老大最喜欢的无头女尸的报告，颈部切痕是死后伤。”

“诶？那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身上没有其他致命伤，从体内血液呈暗红色半流动状、内脏器官淤血、心肺粘膜下点状出血几方面来看，很可能是窒息死亡。一共有三点，报告里我做了重点注明，第一是颈部的切口，是一种电锯造成的，具体的切口照片分析正在等物证科的资料作对比，如果幸运，会找到电锯的型号和销售网点；第二是尸体体内有一个变形了的女用避孕套，并且有死前性行为的擦伤痕迹，但是体内没有他人精液；第三是尸体表面很干净。”

“干净？”

“对，不管是指甲缝或者是其他细微处，除了可能是抛尸时沾有的灰尘以外，没有任何人的毛发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合上你手里的报告。”可可转过身面对小白。

小白愕然。

“合上你手里的报告，”可可重复道，“法医报告是完全基于事实的描述，合上报告，我告诉你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测。我看到报告里写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裸身被扔在垃圾堆里，这样抛尸，尸体上有灰尘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



像指甲缝这种细微的地方没有任何皮屑或者毛发，却不正常。”

“你觉得尸体被洗过？”小白反应过来。

“有可能。”

“这人很狡猾啊！”小白唏嘘道。

“不仅狡猾，而且冷静得可怕，他很可能用勒死或者闷死的方法，然后把留下证据最多的头部切下来，把身体洗干净，随便扔掉，不论这里面的哪一步，都不是常人能很顺利完成的事。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没有头部，难以辨认身份，就算运气好身份查出来了，身体上的证据都被洗干净了，也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追查。”

“……那，那岂不是没戏了？”

“你想放弃？”可可抬头笑看白翎。

“当然不！老子怎么会放弃！”也许是被眼前女人的笑脸给刺激了，白翎叫嚣道。

可可笑着摸摸鼻子，心想你也就趁周大缙不在才敢自称老子。“我还没说完，”她端起桌边的杯子，“尸体里面有一个女用的避孕套，但是已经被挤进身体里面变形扭曲了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怎么看？就是有过性行为啊。”

“身体里没有精液。”

“那……那就是男的也用了套。”

“女方用了，男方为什么还要用？”

“……那，那是，也许男的不知道女的用了。”

“什么样的女人，在还没看见男人之前就自备内置的安全套？”可可问。

小白茫然。

“什么样的女人，和一个男人连起码的沟通都没有就上床？”

小白皱眉，继续思考。

“换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你是凶手，你冷静、大胆、策划周密，你想让尸体难以被认出身份，从根本上出发。”

“最好，没人会在意这人是不是失踪了。”小白渐渐明白过来。

可可喝了一口可可奶茶：“有一类女人，自备内置避孕套，和男人做爱

前不用多说话，失踪了周围没什么人会在意。”

白翎低头若有所思：“做这类生意的，全市有几千人，还是很难找。”

可可笑道：“女人是很难找，但是电锯不难找。”

白翎猛抬头：“对哦，电锯不是超市买得到的，必须要到专业一点的五金店。你早说呀浔姐！这不就有方向了嘛！”

可可抬头看着他：“我和你说这么多，是为了告诉你，这个人有多危险，聪明、大胆、心狠手辣，而且，”可可指指64号冰柜，“很可能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如果你们不能及时抓住他……”

白翎沉默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助理晓哲走了进来，看到白翎站在浔可然身边，神情严肃，气氛沉默，一脸新仇旧恨的表情。

白翎一声不响，拿起桌上的验尸报告走了出去。

“浔姐，他怎么了？”晓哲很好奇。

可可微笑：“没什么，被尸体吓傻了。哎，那个交通肇事的报告拿来了吗？”可可走到另一侧的验尸桌边，掀开白布。

“恩，”晓哲翻开报告，“10月21号晚21点左右，肇事人在A公路由南向北行驶，路经城南绿地附近，因刹车不及时而撞上死者，将死者撞飞后碾压过下身，并且拖行十五米左右。经检验，肇事人酒精测试超标百分之二十七，属于酒后驾驶。其本人坚持，是死者自己从路边突然冲出来导致的事故发生，说死者是自杀。”

可可观察着尸体：“他们想复查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看看，交通局的字条上说，希望检查死者的致命伤是撞击还是之后的拖行以及碾压，如果可能，有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死者是否是自杀的，他们在对事情定性上有分歧。”

“恩……”可可在验尸桌绕了个圈观察着，晓哲觉得她好像带着一股观察猪肉摊的神情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可可却戴上手套，说：“来吧晓哲，这个就作为你近阶段的一个小测验。”

“嘻嘻，”晓哲一脸谄媚，“浔姐，万一不合格不会记录在成绩上吧？”